



逍遥楼赋

□张洪

惟南服之奥壤，应翼轸之灵光。湘漓分派，潜二水以通漕；衡岳镇维，收百越以归疆。舜韶已寂，尧韭犹芳。古城积翠，藏千载之鸿勋；杰阁凌虚，纳九垓之祚祥。苔封故础，识卫公之旧垒；桷复崇檐，焕丹雘于新妆。虹梁架汉，藻井涵霜。开八窗收尽江声，揖三叠势若龙骧。鲁公遗墨，雷霆振乎毫素；至道雅诗，星汉垂为典章。伟哉兹楼，岂输滕王高阁；邈矣斯境，堪传蓬岛仙乡。

若夫春朝雨霁，秋暮烟澄。滴水拖蓝，织天孙之云帔；尧峰凝素，化太乙之莲旌。象鼻吞月，银蟾荡漾波心；驼峰衔日，金粟浮香于

遐陬。渔歌互答，钟磬萦空。东渡春澜，犹聆承甫高咏；西峰夕照，毋忘涪翁系舟。灯影摇汀，映北岫紫岚之色；樵歌度岭，闻南溪新弄之钟。弘祖杖痕，沐尽百粤夜雨；伏波剑迹，麾斥千里沧溟。陵迁谷变，贞珉已泐。宋堞参差，绿沉戍堠之鏃；唐牖缥缈，岚拂禅榻之铭。紫舍潜龙，凤翥朱扉辞故圻；江山若此，岂楮墨之能尽形？

至若形胜既极，人文蔚起。读书岩畔，延年风月澄怀；普洲亭边，河东烟霞漱膺。米颠拜石，笔驱海岳之气；苦瓜搜奇，墨写潇湘之魂。桂海碑林，字字蛟螭竞走；骊鸾纪胜，篇篇珠玉交腾。文光射斗，夙骨无穷。临桂词派，挽清末之颓波；漓溪道脉，注八桂之深泓。二曹诗豪，声振晚唐之律；三元及第，名标翰苑之珩。蒋相经纶，汝咨辅弼；德邻横槊，天佑射鲸。往圣徽光，昭昭而垂万祀；来贤雄胆，勃勃以振千秋。嗟乎！汉阙秦关，尽销寒霭；藩邸虞

庙，半沉流年。惟兹岫霞舒卷，长伴古砧。尼父临川，叹逝水之难驻；庄周濠上，乐游鯈以自闲。今登斯楼，不效越吟，宁续楚些。青冥浩浩，斟北斗以浇胸；素魄茫茫，吸南海而濯纓。云涛抟翼，大鹏运于天路；星斗垂芒，老龙潜于渊渚。长绳系日，岂无壮志可酬；巨舸乘风，信有高怀以寄。

逍遥乎！身在楼中，神游象外。剑倚天阁，寒芒上干虹气；歌飞云表，余响冷然度壑。一笑骑鲸，此去海山何碍；千秋留赋，快哉天地崔嵬。

跋：桂郡逍遥楼，乃唐开元元戎李清奉敕肇基于武德四年，其規制令肃、襟抱尤壮。轶于滕阁，迈乎岳阳；迺出唐宋而巍峙漓滨。屢修屢毁，丙申鼎建。余登楼远眺，揽江山胜概；今交阨，援笔而赋。赋成或问：比之阁序、楼记何如？乃曰：我自写我，不问谁何，敢效昌黎惟陈言之务去耳。

草木寄温情 书香忆少年

□莫喜生

已过处暑，三伏告讫，秋阳灼人，暑热未消。在风扇嗡嗡、空调昼夜运转的午后，我翻开一本散文选集，读到汪曾祺的《人间草木》。这篇散文的标题早已耳熟能详，数十次在各类书刊场合见过，如今才静下心来细细品读。

被众多编辑、评论家与语文老师推崇的《人间草木》，是汪曾祺写给四季草木的篇章。文中选取《山丹丹》《枸杞》《槐花》数篇，篇幅不长，两千字左右，却熔故事、白描、对话、排比、比喻于一体，间引歌谣，多用长短错落的句式，既有人物的动作神态，也藏含蓄内敛的人情，行文讲究首尾照应。

“山丹丹开花哟红艳艳，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。”

西北的山丹丹，亦名映山红，象征革命火种与蓬勃力量。在桂北，人们叫它清明花，花

瓣分红、黄两色，花蕊带着粉状质感。春末夏初，雨过天晴，旷野石缝、山岭坡地上，清明花迎风盛放，是踏青寻幽的景致。若是取景拍摄，近景特写、中景描摹、远景铺陈，不必刻意雕琢，便能剪辑成动人的短视频，引得无数点赞留言。

枸杞菜能够清肝明目，分野生与人工栽种，南方多见野生品种。生长期集中在入秋前四五月。桂北人家菜园边角、老宅瓦砾之间，只要有一层薄土，枸杞便能扎根存活。叶片嫩翠，枝条疏密相宜，叶片虫痕点点，恰恰是少了农药化肥侵扰的缘故。它生性顽强，剪取老枝随意扦插，便可生根。待到菜芽被采摘殆尽、老叶不堪食用，黄豆般大小的红枸杞果，便从枝杈间悄然冒出来。

《槐花》一篇，槐花并非主角，动人的是放蜂的夫妻。年届五十的放蜂人辗转四方，在漂泊枯燥的追花岁月里，收获了三十四岁四川女子的心意。二人年龄、乡域相隔甚远，男人养蜂，女人相伴左右，做针线活，还不计功利地为男人的孙子织毛衣，日子平淡却有自滋味。槐花蜜品质普通，并不是蜜蜂最青睐的蜜源，荆条花才产蜜最盛。可经年劳苦的放蜂人与女子，自身便化作了花与蜜，芬芳自己，亦温润旁人。

我最早接触汪曾祺，读的是他的小说，再读评论家的解读、作家谈创作的访谈，多年之

后，才读到他写美食、写戏曲的散文。老先生嗜各地风味，每到一地，总爱流连饭馆排档，把酒食烟火写进文字里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，文艺迎来复苏，停刊已久的文学杂志纷纷复刊，沉寂多年的作家重新提笔，佳作迭出。那时我正在临桂义江边读高中，从学校图书室、同学家中翻阅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，读到汪曾祺的《大淖记事》与《受戒》。芦苇湖荡，水上人家，朦胧婉转的儿女情愫，粗茶淡饭间自有清雅风骨。两篇故事，都源自作家故乡口耳相传的旧事。

文学源于生活，经典映照人生。《大淖记事》《受戒》，也照见了那一代乡村青年的迷茫岁月与朦胧心事。八十年代初，物质与精神生活尚且匮乏，漫漫长夜，唯有青灯书卷相伴。

想起两位校友。李校友长我一届，浓眉高鼻，家中兄妹三人，父母勤俭能干，家境在村里算得上宽裕。父亲耕田酿酒，农闲走村串户售卖；母亲以酒糟养猪，酿酒、卖猪是家里重要的收入来源。他家离我住处四五里地。高考落榜后，我们一同回乡待业。李校友嗓音清亮，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还会吹口琴、笛子，才情远胜于我。我最羡慕他满架的藏书与小小的书房，那些书籍开阔了我的眼界，点亮心绪，也坚定了我走文学道路的念头。

易校友小我一岁，和我同村，后来考入县中重点班。他有心结识一位同学的姐姐。那姑娘圆脸圆眼，体格敦实，受家里重男轻女观念影响，初中便辍学在家，放牛看鸭，照管弟妹。两家相隔五六里。彼时升学竞争激烈，题海、补课、重点班是时代常态。每到寒暑假，吃过晚饭，易校友便徒步赶路前去赴约。寒冬酷暑，路途辛苦，或是大汗淋漓，或是蚊虫叮咬。

我那时心思单纯，只懂文学诗情，不通儿女情长。陪他同行，穿行田垌，绕着山岭上坡下坎。夜幕之下星光点点，大地万籁俱寂，白日暑气尚未散尽，我困意沉沉，脚步沉重。头脑活络的易校友，便拿《大淖记事》《受戒》同我畅谈。汪曾祺笔下温润的人情故事，成了漫漫长路上一剂强心针，驱散疲惫困倦。

岁月流转，重读汪曾祺，草木有情，凡人有暖。那些纸上的文字，不止是文学篇章，更在贫瘠的年华里，照亮过乡村少年前行的路。

货品与我往日在境外所见相差无几。女伴们驻足挑选巧克力与饼干，同行男士把玩着望远镜、军用水壶，我则在酒柜前细细挑选伏特加。我接连选购了数款，又添了两瓶套娃造型伏特加，满心欢喜。

夜色渐浓，返程途中，来自北海的文友在海鲜烧烤摊前停下脚步，执意要吃上一顿夜宵。他点下各式烤串，嘱我去一旁的明桂米粉店打包正宗桂林米粉。等我归来，桌上早已摆好烤物，一瓶伏特加也分斟在七只杯中。邻桌几位外籍友人见状，其中一位白俄罗斯朋友用半生的中文打趣，直言这酒醇厚，一人便能饮下一瓶，我们七人怕是不够。我笑着将余下一瓶酒收进背包护住，引得身旁文友阵阵欢笑。

霓虹流转，古韵悠悠，古今风情、四方烟火，都凝在了这一夜的东西巷里。

冰西瓜里的秘密

□诸葛保满

暑气最盛时，地上的阳光似乎能点燃火。这种热得连狗都懒得动弹的天气，最让人惦记的就是一口冰西瓜。在我的孩提时代，村里还没有电，母亲却变着花样弄出冰西瓜来。这冰西瓜里藏着母亲不少秘密，陪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酷热的夏天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出生在南方的一个小山村。村前屋后总有活水，或是浅浅的溪流，或是深不见底的水井。母亲把西瓜摘回来，不用刀切，也不急着吃，而是用竹篮装了，系上麻绳，慢慢沉到水井深处。井水幽凉，隔着篮子都能感觉到那股凉意。我们趴在井沿上往下看，只看见篮子在暗绿色的水光里晃荡。大约一个时辰后，母亲把竹篮提上来。西瓜上挂着重珠，摸上去冰凉刺骨。她拿布巾擦干水汽，菜刀刚挨到瓜皮，就听见“咔嚓”一声脆响——瓜裂开了，露出鲜红的瓤、漆黑的籽，一股清甜的气息在灶房里散开。

在我家，吃瓜是有规矩的。母亲不许我马上动手，要先叫爷爷奶奶、叔伯婶娘都到齐。一大家子围坐在堂屋里，母亲把瓜切成大小均匀的月牙块，吩咐我挨个递过去。我有时候实在忍不住想偷偷吃一口，母亲边切西瓜边说：“先给爷爷拿。”

我不情愿地把微微张开的嘴闭紧，嘟囔着：“为什么总是别人先吃？”

母亲切完最后一块瓜，擦了擦手，蹲下来对我说：“小孩子吃多了冰西瓜，肚子要痛的。特别是不先给长辈吃，神龛上的列祖列宗会看着呢。要是他们觉得你不孝顺，晚上肚子痛起来，什么药都治不好。”

我半信半疑，但还是乖乖捧着一块最小的瓜，坐到门槛上去了。其实瓜并不小，红瓤黑籽，咬一口，清甜冰凉。

后来才明白，母亲说的那些话，都是骗人的。吃冰西瓜不会因为“祖先看见”而肚子痛，先给长辈吃也不是因为怕受罚。那是母亲编出来的“谎言”，用来让我学会等待、学会让、学会在热腾腾的日子里，把第一口凉留给比自己年长的人。那些年里，每年夏天都要听几遍同样的话，听久了便信以为真。因为信了，每次分瓜都主动先递给奶奶，再递给婶娘，最后才轮到我自己。母亲在一旁看着，也不夸我，只是把瓜皮收进簸箕里，嘴角有极浅的笑意。

多年以后，我离开了家乡，在城里谋生，吃过不同品种的西瓜——有沙瓤的，有无籽的，有冰镇到刚好的。可每次切开一块瓜，总会想起那口深井里清凉的水光，想起母亲蹲在井边提竹篮的背影，想起她藏在冰西瓜里的秘密。

这些藏在冰西瓜里的秘密有规矩，有敬畏，还有一种不必言说的爱。母亲用一口井、一把刀、一个吃瓜的顺序，把“礼让”两个字刻进了我的骨髓里。如今，当我不经意地对孩子说出同样的“谎言”时，才真正明白——有些“谎言”，说着说着，就成了家规；传着传着，就成了家风。

稻浪经年 父爱沉香

□周俊远

每到盛夏双抢时节，遍野鎏金稻浪翻涌，漫过乡间田埂与山坡。年年不变的稻田光影，总会拉我重回年少岁月。方寸阡陌之间，封存着我鲜活的童年记忆，也藏着父亲半生耕耘、沉默负重的深沉父爱，岁岁回望，依旧温暖动人。

“就两分田，慢慢干，不给你添累。”轻淡一句叮嘱，藏着老农一辈子的倔强。岁月催老容颜，却磨不灭他扎根土地的勤恳，纵使年迈，依旧不肯闲歇。簌簌镰声划破暑日长空，也翻开了我尘封已久的年少农忙记忆。

儿时盛夏，双抢即是全家的战场。天色未明，父母便披雾下田，收拾农具、筹备家事。懵懂的我拖着比身体还高的箩筐，妹妹牵着老牛嬉笑相随，清脆童声，稍稍消解了田间劳作的艰辛。

脱粒、挑谷、晒谷，是刻入童年的辛劳印记。浸水的稻穗沉重刺骨，父母踩着打谷机，汗水浸透衣衫。我与妹妹在泥泞田中往返递送稻禾、搬运谷粒。晒谷场不通车道，湿谷全靠人力担运，父亲常宽慰我们“蚂蚁搬家，积少成多”，眼底尽是对孩童的怜惜，也藏着生活的无奈。

农忙最急莫过于雨天抢收。南方盛夏雷雨无常，每每雷声骤起，全家便放下碗筷疾奔晒场，与风雨竞速、与时间抢粮，在风声雨啸中奋力守住一季收成。犁耙插秧、护田保苗，农事岁岁循环、终年无歇，一耕一种，皆是农人对土地的赤诚敬畏。

后来家中田亩新增，父母日夜操劳，繁重的农忙曾让年少的心心生惶恐。是母亲朴素的宽慰治愈了我：“力气用了还会长，日子总有盼头。”入读中学后，为分担家计，我天一亮就进山割松脂，山野雾深林寂，心生怯意，却念及父母白发与佝偻脊背，咬牙坚持到底。微薄的酬劳尽数补贴家用、支撑学业，也让我早早读懂生活的甘苦。

彼时家境清贫，肉食难得。偶尔家中烹肉飘香，父亲却总不在桌前，他常背米换酒，以一杯薄酒消解整日苦力疲惫。经年累月的操劳与节俭，让他落下满身病根，那杯中清酒，并非闲情消遣，而是他撑住风雨家计的一剂良方。

1997年深冬的一幕，我终生难忘。初三学业繁重，我两月未归家，父亲惦记我缺衣少粮，便与五叔顶风骑车数十里，为我送来八十斤大米和冬衣。他细心帮我买好饭菜，再三叮嘱勤学懂事，许诺下月给送好吃的来。可我看见他久久凝望食堂廉价腌萝卜酸，干涩嘴唇暗自生津，心知他空腹赶路、未曾果腹。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热泪终是夺眶而出，这一幕，深深镌刻心底。

流年更迭，岁岁稻浪如常。伫立田埂，万顷金黄起伏如潮，翻涌着经年的辛劳与深爱。父亲躬身耕耘的背影，早已融入这片熟悉的稻田，扁担压出的岁月沟壑，是时光最温柔的落款。

如今父母年迈，少踏田畴，却依旧眷恋泥土稻香。岁岁镰鸣，年年未熟，稻田烟火、阡陌清风，还有父辈被生活压弯却从未折断的脊梁，化作我人生最温润的底色，成为我余生前行最踏实、最坚定的底气。

流光映古巷 烟火润桂林

□陈贵根

桂林一城枕水，入夜后更添几分温婉风韵。相传徐霞客曾趁暮色弃舟登岸，漫游东西巷，直至王城方才驻足。不久前，我伴着一众赴桂林诗会的文友，循着先贤足迹，从漓江解放桥码头登岸，登临逍遥楼，夜游东西巷，探访这处古韵与烟火交融的城市新地标。

解放桥码头静立桥畔，虹桥映水，浪涛轻拍堤岸，垂钓之人悠然自在。我们俯身掬起漓江水净手拂面，一路奔波的疲惫瞬间消散。以漓江为背景拍下合影，这场夜游便正式启程。

步入街区，热闹气息扑面而来，随处可见的旅拍身影，为古巷平添了不少意趣。逍遥楼柱廊、状元长廊、正阳城门、王城高墙与幽深古巷间，皆是取景打卡的游人。街巷里旅拍店铺鳞次栉比，灯火通明，各式服饰琳琅满目，往来客人络绎不绝。

年轻人换上各色衣衫，定格别样瞬间：一身古装者执伞提灯、携箫仗剑，恍若穿越千年；身着壮、瑶、苗、侗民族服饰的游人，银饰摇曳，铃音清脆；还有装扮成动漫角色的年轻人，以及兴致盎然体验风情的外国游客。风格各异的装扮相融在古巷之中，既是历史文化的延续，亦是民族风情的碰撞，更藏着新生代多元的喜好，见此情景，我心中满是欣喜。

东西巷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经营，处处可见巧思。这里既有银作司、黄昌典、厚博坊、万益顺等桂林老字号，也坐落着穿青书院、三姐有戏讲古堂、传碇石画等新式文旅空间。我们在东巷偶遇传碇石画店，店家取用漓江沙石为料，以山水入画，游人既可观摩赏玩、亲手体验，也能选购画作，将桂林山水随身带走。

如果说历史底蕴是东西巷的灵魂，那么

美食与市集便是它鲜活的脉搏，让古街始终生机盎然。

众人暂别热闹的旅拍人群，循着香气探寻市井滋味。在三位女伴的提议下，我们穿梭于街巷小摊，尝各式手工小吃，或是进店点上一碗瓜果清凉补、一杯鲜榨果汁，消解夜色里的燥热。

人气最旺的当属桂花手工作坊。桂花是桂林的市花，这间店里桂花糕、桂花酥、桂花酒、桂花蜜等特色吃食一应俱全，罗汉果、桂林三宝等本地特产也品类丰富。时至夜里十点，店内依旧游人不断。文友们挑选了各式桂花点心打包寄走，三位女伴还添置了桂花香水、折扇等小物件，爱不释手。

走出店铺，对面的俄罗斯商品馆格外惹眼，门前硕大的套娃塑像被花篮环绕，店内弥漫着浓郁的异国风情。进店细看，